

16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5

7 5236.05/4822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五

隱平一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
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克賦稅養祿秩足已而
已獨以庶富且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
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論
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者而不
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
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
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費以求於吏所謂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五

議論十一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哈佛大學哈佛藥宗
圖書館
藏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
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克賦稅養祿秩足已而
已獨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
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論
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者而不
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
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
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

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徇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

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取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

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舍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求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

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彊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求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莅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

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
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
類又聞子敬時惜以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
爲龕礦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
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
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
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
草木之生也也依於土然卽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

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
石之精麓踈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
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
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
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
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麓踈
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
灰淹頓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
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
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

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
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
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
之木雖離奇液滿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
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
脰拘攣踈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
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太
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
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
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轂而輶輪者皆可以爲

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大醫西子之里惡而
曠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儻沓貪而忍
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閩外山東之稚駮樸鄙力農
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
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
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
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
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
云某者良也又經注曰始興爲上次乃廣連則不
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唯欲得其英精

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旣言皆沮然眈眈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

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糲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疆大諸侯然負固怙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恒久大利則又安能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吶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

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嚶嚶饒饒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工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

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元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

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
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為李睦
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
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
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于
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
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
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
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
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可

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
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
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讐
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
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親
而與讐夫背親而與讐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
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兄其有意乎卓
然自更使讐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
椎肥牛擊大豕割羣羊以為兄餼窮隴西之麥殫
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鹹醢教倉

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
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譽於無
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卽淡去
樂以卽愁悴悴焉膚日皴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
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
拒境以爲疆大是豈所謂疆而大也哉無任疑懼
之甚宗元再拜

與呂恭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
又持部中廬父墓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

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
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
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
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
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
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
古爲其永字等頗効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
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
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恠而掘其土得石尤不
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

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况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
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太中者不尚
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
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
出恠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
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擿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
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
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
闕遺矣作東郭改市廩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增土
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墮窳之俗

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
畜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
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
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
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
置書幸甚宗元白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置尺牘太學諸
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
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

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
爲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
焉旣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
陽公甚熱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
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
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
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
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初五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
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筮官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
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明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

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
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
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于百年不可覩聞乃今
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少時嘗
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
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
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上而
誅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
僕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
嗜嗜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

而不敢跼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

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

韓愈送許鄆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恒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

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旣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

之字非是。今疑其字當作某。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

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

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今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節度之三月求士於

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邨漚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無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事辭或作事免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

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

收蜀本作收歸方從閣杭本作

師今按當從諸本作師而讀作饋謂漕運也所出方從閣山凡本作生出

先生仁且勇

若以義請而疆委重正其何說之辭於是謨書詞具馬幣十日以授使也自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

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柳宗元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

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

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以上論事

司馬遷答任安書

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

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

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任安字

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

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

師占曰望怨也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

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

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

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相知心

之人誰可告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

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已容

若僕大質已虧闕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

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

師古曰黜汗也

書辭宜答

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

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

如淳曰平居時遷不肯報其書

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

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

上上雍

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

恐卒然不可諱

師古曰卒讀曰猝木

可諱謂安死也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

者魂魄私恨無窮

師古曰謂任安恨不見報

請畧陳固陋闕然

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

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

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憊於欲利師古曰憊亦痛也悲莫痛

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詬詬耻也

音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

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商鞅

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回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

與遷父同諱故曰回子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官

豎莫不傷氣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

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

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

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

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

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

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

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

厠下大夫之列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此下大夫師古曰鄉讀曰嚮陪外

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網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

除之隸在闕茸之中師古曰闕茸猥賤也迺欲叩首信眉論

列是非師古曰叩讀曰仰信讀曰仰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

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

聖主三
唐鳳

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

入周衛之中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為戴盆何以望

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

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

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

趣舍異路師古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

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也爭親孝於士信臨財廉

取予以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

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

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

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

孽其短師古曰媒如媒聘之媒孽如鞠孽孽之孽一曰齊人謂鞠所為媒也僕誠私

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

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師古曰挑音徒了反叩億萬

之師師古曰叩讀曰仰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故云然與單于連戰十餘日

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

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能引弓者皆發之一國

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

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師古曰呼火故反士無不起

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師古

曰沫古類字類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盪類冒化也首嚮也拳丘權反冒莫克反首式救反矢盡故

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

奉觴上壽後數日臨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

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

賤見主上慘悽但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

陵素與士大夫絕其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

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

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罪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

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僕懷欲陳

之而未有路師古曰指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

也意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

眦舉目眦也言顧瞻之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

貳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遂下於理拳拳之

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拳拳因為誣上卒從吏議

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賄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

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

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

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師古

曰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乃腐刑所居温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重為天下觀

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
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
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
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蛄何異而世又不與
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
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
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太
曰趣趣嚮也太
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
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
被箠楚受辱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
繞也鬻吐

計反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
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

百獸震恐及其在罝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
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

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
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師古
曰槍

千羊反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
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

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

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
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
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古
也通用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
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恠乎且人不
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
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大夫者殆
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
激於義理者不然迺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
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

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

雖怯與欲苟活

師古曰與柔弱也音人阮反

亦頗識去就之分

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

師古曰湛讀曰沈累力追反

且夫

臧獲婢妾猶能引決

應劭曰楊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

北郊民而辟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

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

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

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

不可勝記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

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

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

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
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
道故迷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
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
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師古曰稽計也與壞之理凡百三
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
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
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
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

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
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
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
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
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
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
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
以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
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
俗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祇適也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

定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

然其文跌蕩奇偉亦

以見如此人材而因言事真之腐刑可為痛惜也
揚惲字子幼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
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
廷擢為左曹為諸吏光祿勳性刻害好發人陰伏
由是多怨於朝廷有罪免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
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
守孫會宗知畧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
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
有稱譽惲宰相敬子少顯朝廷一朝以晦昧語見
廢內懷不服報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
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
其任幸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
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
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
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
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
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會不能以此時
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拜力陪

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
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
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塞責豈意得全
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
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為農夫以忘罪竊自
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
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
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
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
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魚羔斗酒自
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
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
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糞人生行
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叩頓
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
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處
惲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
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
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
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

六百三十一
文章
夏文祥

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士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按惲文氣豪蕩似史遷然其辭涉怨望又不以荒淫為不可故附注于此而不入正宗之目

韓愈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

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

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
惟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
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
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
怵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
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
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
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
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
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于是

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

或無相如二字

設使與

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

或無進者二字

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

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

五或作數生或作出

肯與夫斗筭

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

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

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

具或作完窮孤或作孤窮

其他

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

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

雖兩刑足不爲病且無使勅者再尅誠足下相勉

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用足下無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

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用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形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

累其靈臺邪

方無百千輩三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皆當有此三字但不知指何人

而言

耳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

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
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
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
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
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以為得其
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
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
日月不為不久所與父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
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
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

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
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凡
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
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闡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
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服或僕愚陋無所
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
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
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
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
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曾

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
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
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
不可不明上好惡字或作法非是然本字亦未安如清河者人無賢
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
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
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
不嗜者至於稻也梁也膾也芻也豈聞有不嗜者
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
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

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
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
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
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
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
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
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
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
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
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潁之方近者尤衰

德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
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
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
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
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
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
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
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

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

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候下或無於字夫位

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

而情不專益尊或無益字日隔或無日字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

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

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

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

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

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其字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屬或

作厲方從文苑云屬猶附屬連屬之屬決非厲字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

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畧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

方無得字

朋友

道闕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

子

諸本久下有矣字方從閣杭本云漢武紀夷狄無義所從來久語自此也○今按矣字有無無

利害姑從方本但未有以見其必用漢紀中語而決無此字耳僕常閱時俗人有

耳不自聞其過慄慄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

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

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

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

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

人者

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恐有誤字作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字或是天字

更詳之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
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
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
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尅已自下
雖傑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邪以
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
信不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
恟而易其行方無而字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
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子
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

台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
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上考功崔虞部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
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
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雖童昏
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
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
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既以
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句廢耳任目華

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
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
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
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
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
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
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
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
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凡在京師
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

口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
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
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
人乎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
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儻焉而

不終日

而諸本作如方云蜀本作而今本皆以表

當以如似之義讀之唐人惟韓柳知此子厚答韋
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與公此文是也董彥
遠曰春秋書星隕如雨左氏室如縣磬是皆以如
爲而風俗通國人望君而望歲鄒陽書白頭而新
是皆以而爲如按家語君入廟如右荀子作而○
今按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亦是此例方言又有而
如古字通用之說然陸德明論當時語音之失有
曰北人則而如靡異蓋不以爲然也然則此而字

須讀為如
乃為正耳
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已廢

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

進今之人日已退常方作嘗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

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

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

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

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

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

老而益昏死而遂亡命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

仕之年尚十四左豈為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

至死不有得於今下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

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為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為

如何哉其信然不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

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

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

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

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

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

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

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
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
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
積羣疑當道誠可恠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
重憂殘骸餘菟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
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
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盲沉沒復起
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

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
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
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
此也未路厄塞軀兀一作未路孤危事旣壅隔狠忤

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
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
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
之外誣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爲敵讎協心同攻外
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
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

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

一本無更字

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

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

自所求取得之

一本無得之

又何恠也宗元於衆黨人

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

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

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

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

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

陬中少士人女子

一本無女子字

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

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

享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

一本作慄慄一本作惛惛

然

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

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

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

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

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

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

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

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
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
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
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
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
身殘家破爲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
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
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
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
謗議晏本作被謗無議字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

盜嫂娶孤女云槁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
別卒光史籍一本作冊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
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一無爲字而有
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
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
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
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
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
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
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

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
今以恇怯澆忍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
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濶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
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
力薄才一本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翫縷神志荒
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
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
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
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
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一有以存字通家宗祀

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

一有雖

不敢望歸掃塋

域退托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始遂少北益輕瘴癘
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
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
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一作懇懇之至不宣宗
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
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
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

宗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故舊是
 與復有一作是公言顯賞許一本其素尚而激其
 忠中字誠者用是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
 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
 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
 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
 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
 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
 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
 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

王景略以尹緯為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
 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
 謾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
 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
 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
 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
 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
 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
 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
 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

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憇我哉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

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

文苑正宗卷五
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其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爾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

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十數篇書度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爾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

以盡訓誥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
力闕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
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
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
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
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靈霧填擁慘沮雖有意
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
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晏本無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
間四爲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墻穴牖僅免燔灼
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

能出言又安能盡意

一本作志

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

危敗之竟哉中心之悃悞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
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
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臯大不可解
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敘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
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
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
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
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
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

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晏無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

滄頓顙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昉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協果於不謬焉耳僕不幸嚮者進當艱孰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

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
之求進者恠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
先德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
僕宜也與臯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
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
囂嗷嗷漸成恠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
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
輩坐益困辱萬臯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
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
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

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
已祗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
慣習炎毒昏眊重腿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
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
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
啁譟今聽之怡然不恠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
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
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
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
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

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
喙以自稱道詎益甚爾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
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
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
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
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
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以攘袂用
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
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
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

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
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臯稍解矣然後
收召鳧鳧買土一鄣爲耕耻朝夕歌謠使成文章
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
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
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
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
音則楚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

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
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
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覲坐則
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
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
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
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虱
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疖時到幽樹好石暫
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園土一遇和景
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

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
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
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愚婦又不
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
本末不復一一言之金僕癰殘頑鄙不死幸甚苟
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惟欲爲量移官差輕臯累
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
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
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一有不過爲三十年客
耳前過三十七年一有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

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臯戾不悉宗元白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底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起起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飈逝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

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請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諡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瓌瓌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

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倘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書不能旣一作就宗元謹再拜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

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

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董生勉

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

駛或作駛音快

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

其高下得三之二焉

測如周禮測土深之測方作側下別有南字皆非是

中

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

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當

或有奇字非是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

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

邪學或作教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

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迷下或有感沒字廖

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

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恠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

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

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

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

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

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

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

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臣

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

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

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

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

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倅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

方云漢書嚴助傳谿

谷之間篁竹之中顏曰竹田曰篁

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後

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

語方作說不下有相字

是以賓客游

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臯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

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

足音楚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

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

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

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

傾序以識別

古或作告方云毛氏詩傳云初吉朔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拜或作覲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

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

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

九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
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蔽者也往
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
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
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
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
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
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
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
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

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

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諸本作膠方

侯切猶綢繆也莊子內轅者不可繆而捉義蓋同
此○今按膠者黏著之物而其力之潰敗不黏為
解今以下文頽墮潰敗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

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

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

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方

此篇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史
後至解衣槃礴贏郭注云內足者神閒而意定又
云王彥法謂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休歇
一路其見處勝裴休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
人必有不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
決而伎必精今高閒既無是心則其為伎宜其潰

敗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伎則不可知耳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法或作術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

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

殷大夫或作殷侯持或作襍入直三省方云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為句絕三息暫反省息并反朱新仲云唐以侍中兩令為三省長官說者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刺刺方云洪慶善云刺音慮達切樊云刺七迹切若如洪讀則當以戾為義顧婢子語何戾耶潘岳閣道謠和嶠刺促不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七迹切為正丞相以子應詔真誠

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

疏或作踈

正字踈俗體也

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

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

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

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

且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

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

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

車幾兩馬幾疋

或無幾人字疋或作駟

道邊觀者亦有歎息

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

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

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

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

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

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

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

其鄉歌鹿鳴而來也

卿或作家

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

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

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

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

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

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
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
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
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
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
推其意而序之

以上
雜論

右先漢以後儒者書序之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五

